

明
通
鑑
增
編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一上

起閏逢沿灘夏五月盡秋七月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是年五月明福王由崧立
于南京仍稱崇禎十七年夏五

月戊子朔我

大清兵定京師李自成西奔

大軍追之于蘆溝于慶都皆敗之乃班師所過郡縣皆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于是睿親王整兵入京師故明諸臣迎

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按堵如故改葬明崇禎
帝后竝熹宗皇后張氏神宗妃劉氏及殉難之公主妃
嬪等皆如禮及異三編定京師目中及輯覽所載皆言
神宗妃劉氏按此据初定京師下令之原文本之
大清實錄者故懿安之死于賊中已据查明而袁妃長
公主未悉也明史后妃公主傳皆云長平公主及袁妃
被斫未殊大清入京師下所司給袁妃居宅贍養
終其身長平公主傳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警暫停
及城陷上斫斷左臂越五日復甦本朝順治二年
上書言九死臣妾踴躍高天願髡緇空門稍伸罔極
詔不許令顯復尚公主田邸第金錢車馬錫予有
加主涕泣踰年卒据此則是年五月下令所葬無長平
公主袁妃二人也公主蓋卽昭仁公主之等是時帝又
手斫妃嬪數人至是皆令葬之而神宗妃劉氏卽昭妃
享太后璽者以崇禎十五年薨未葬也今參明史書之

是日明臣立福王由崧于南京先是北都旣陷四月

己巳報至南京人心皇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京師之變縞衣發表南京文武大臣議立君討賊而由崧及潞王常芳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官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其間往來游說者前山東按察僉事雷縉祚禮部員外周鏞慎言曰廣等移牒可法曰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爲神宗姪賢

明當立可法亦以爲然遂由浦口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潛與逆案家居之阮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于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等戶部尚書高宏圖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重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諸大臣乃不敢言可法亦不得已乃定立福王

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請無勿
遽俟祭告奉先殿而後行越日至奉先殿以福王名告
諸勲臣語侵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曰廣乙
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王素服角帶
哭是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
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已朝議戰守可法
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
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慎言曰國虛無人可卽正
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尙南來若何孔昭曰今日
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庚寅王監國王辰以

史可法高宏圖妻曰廣王鐸竝爲東閣大學士先是廷
推閣臣舉可法宏圖等而劉孔昭攘臂欲竝列廷臣以
勲臣無入閣例折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
不可乃首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副
都御史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
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至是拜可法禮
部尙書與士英宏圖竝入閣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
督師鳳陽曰廣先以迎立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
曰廣及鐸等名上遂與鐸竝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尙
書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

僞命曰褒恤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納之又起
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徐石麒右都御史黃道周吏部左
侍郎令兵部尙書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餘皆
遷擢有差 壬寅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仍稱崇禎十七
年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癸卯馬士英入閣佐理仍掌兵
部尙書事先是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
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
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士英旦夕覲入
相及聞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
書奏之王且令高傑劉澤清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

入覲拜表即行可法不得已自請督師是時廷議分江

北為四鎮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

總兵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劉良佐

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

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得功已封伯乃晉靖南侯封傑

為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于是加可法太子

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淮揚各鎮俱聽

節制乙巳可法陞辭請以總兵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

卜從善金聲桓等從征從之攷異四鎮之分地在先封爵在後故當可法瀕行而

黃得功高傑爭駐揚州之衅起野史多以分地及封爵概歸之可法奏中證之明史本傳即馬士英入覲所請

而此等跋扈之將豈可法所欲封但是時大權已歸土
英姑以此壯江淮之聲援而已楊氏核真畧言得功等
封伯之時廷臣以劉澤清在臨清不相安恐有他變卽
具揭封澤清東安伯證之北畧及紀事本末是年三月
封吳三桂等四人下但云澤清實陞一級無加封事若
澤清果彼時封伯則此當與得功良玉竝進爲侯矣明
史澤清本傳亦云復進封左良玉爲甯南侯先是莊烈
福王所封今據之

帝詔封良玉昇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
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月日進兵狀以
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
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
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尙洶洶以江南自立君欲
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

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猶有之乎于是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爲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時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

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
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
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庚戌明誠意
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等詆吏部尙書張慎言于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尙書鄭三俊福
王命召甡陛見孔昭等怒慎言專推文臣排忽武臣乃
廷斥慎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
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斥爲奸邪孔昭等伏
地慟哭言武臣見弃鬪爭不已遽欲手刃慎言韓贊周
呵之乃止旣退乃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

立阻難懷二心乞寢牲陛見命又議慎言欺蔽罪慎言
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
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臣年來封置之法
先帝多寬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
駁歸言官不聞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
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
呼法紀安在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
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閣臣高宏圖等亦以不能
輯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牲亦竟不復召 是月
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初四鎮分地黃得功

劉澤清高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欲入城揚州人素畏
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惡之知府馬鳴騷
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
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歛兵五里外城之西北得暫啟
門通薪米而守城者不如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怒復
進揚人疑元勳通傑遂遇害旣而傑知不可攻意稍息
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劉良佐軍亦被攻福王
命可法往解得功澤清良佐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
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
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徧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自

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卽揚州立軍府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膾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避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

峇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
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納之先是王聞四
鎮之爭遣職方主事萬元吉宣詔慰諭且發萬金犒傑
軍令保江淮元吉渡江詣諸鎮營約共獎王室盡釋前
嫌俱聽命乃擢元吉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事時馮賊
西奔青州諸郡縣竝殺僞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
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
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
以故碭山知縣應廷吉爲監紀推官領其事一時幕府
稱得人方諸鎮之加封也邊將多不平江西總督袁

繼咸自九江鎮所入朝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將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欲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心尤宜以紀綱肅眾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駑駘願奉六龍爲瀆淵之舉王有難色因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以兵科都給事中左懋第巡撫應天徽州諸府大理寺丞祁彪佳巡

撫蘇松諸府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
之少詹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參議宋學顯禮
部員外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
家毀其三世四棺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
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
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未必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
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
忠義共獎王室傑感嘆曰傑閱人多矣如公者傑甘爲
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福王
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馬士英與之比故命

之初闖賊陷明山西淮揚巡撫總督漕運路振飛遣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圍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振飛悉接之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愷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愷走學禮卒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愷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爲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

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作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怒時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明召前禮部

侍郎陳子壯爲禮部尙書 六月丁巳朔明追上崇禎

帝謚曰烈皇帝庶號思宗周后曰孝節皇后

及異南蠻
釋史計氏

南畧俱系之朔日釋史作戊午朔證之甲
乙紀乃丁巳朔與新歷同蓋釋史誤也 明召阮大

鍼入見時馬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高宏圖姜

曰廣張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
英必欲起大鉞因薦大鉞知兵初大鉞在南京與守備
中官韓贊周暱及都城陷中官悉南奔大鉞因贊周徧
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爲貴妃福王者俾備言
于王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推大鉞才士英亦
言大鉞從山中致書舉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
跡王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乃上守江策曰聯絡曰
進取曰控扼曰策應且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左
光斗且指魏大中爲大逆于是曰廣疏言臣前見文武
紛競旣慚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諫寢遂

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
竟成故紙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怨恫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乃有此舉臣所守者朝廷之典章所
畏者千秋之公議昨日大鉞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
敕種種覆轍史冊昭然不可不鑒也侍郎呂大器疏言
先帝骨肉未寒爰書儼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視陛
下爲何如主士英爲大鉞奏辯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
室朱統燧建安王統鏐輩連疏交攻而以宏圖爲御史
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言
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給事中羅萬象疏言輔

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不知兵者然大鉞實未知兵
伏望許其陞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
人覬覦之端應天府丞郭維經疏言逆案先帝手定今
將修實錄若此案不書恐在天之靈必有遺憾若書之
而今日起用大鉞與前案違異非陛下所以待先帝并
非輔臣所以待陛下也大理寺丞詹兆恒疏言逆案諸
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駐蹕龍
江痛先帝之變對羣吏而哭百姓聞之莫不灑涕搥胸
願雪國耻近聞山東河南士紳皆白衣白冠呼籲先帝
驅殺偽官各守險阻以拒闕獻餘黨此誠先帝德澤在

人也今梓宮坏土未乾太子二王安在國讐未報而忽
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先帝之靈下短忠義之
氣哉于是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左光先陳良弼王孫
蕃給事中陳子龍職方郎中尹民興等先後論劾而錦
衣指揮懷遠侯常延齡者開平王遇春裔孫也亦抗章
攻之不報時南都諸勛戚多恣睢自肆獨延齡以守職
稱國公身自灌園種菜布衣終其身攷異延齡攻大鉞
明史大鉞傳載之
三編據焉而開平傳不載至其灌園種菜並見錢秉鑑
田間集又厲鶚樊榭山房續集所作開平王孫種菜歌
卽指延齡也
今並參書之
癸亥明給事中李清請追議開國名臣
靖難死節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謚下禮部議行甲

子張獻忠陷明涪州先是獻忠屯萬縣民皆逃避賊徒健鬥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夾舟而進巡撫陳士奇駐師重慶遣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分守道劉鱗長與參將會英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遁英戰而敗退至五里望江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川南涪州遂陷夜異殺寇紀畧及蜀碧皆書涪州之陷于六月八日即甲子也明史陳士奇傳系之四月蓋彙書耳辨見后

丙寅

明吏部尙書張慎言罷慎言再疏乞休至是始許之

日諭曰晉疆未復卿亦無家可歸沿途僑寓以需後命

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起廢籍錢謙益爲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先是南中迎立謙益陰擁戴潞王與馬士英不合王旣立謙益懼得罪更疏頌士英功阮大鍼被召廷臣交劾謙益獨爲之訟寃以此修好于士英故有是命 癸酉明吏部侍郎呂大器罷大器以迎立異議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鍼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嫖娼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膺仕亂名器夫吳甞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亮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

隱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未幾劉澤清入朝士英嘆之劾大器及雷縝祚異圖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庶文送內閣明無他而士英憾不已復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尋削大器籍命法司逮治以蜀地盡失無可縱跡而止攷異大器之罷諸書皆系之十七日卽癸酉也釋史系之十三日己巳蓋據澤清入朝論劾之澤清旣糾大器遂薦逆案張捷鄒之麟張孫振等皆許起用自武臣之分地也賊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卽援靖康故

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賊銀又請
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賊又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
其子方域等朝廷多曲意從之及是士英挾擁戴功內
結勲臣外連鎮將而澤清益無忌憚矣 明大理寺丞

詹兆恒等之劾阮大鍼也福王命取逆案進覽至是兆
恒上之而馬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羅萬
象等高宏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不聽 丙子明馬士英

乞罷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
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
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

英奸貪不法且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重賄爲題授
參將凡可斬之罪十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
禮大監韓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操議
殊傷國體志孔乃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
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卽執志孔俟命時
有內諭令贊周趣士英避位士英乃引疾請罷而賂福
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王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遂
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勞主上
馬公去誰念上者王爲之心動明日卽慰留士英而士
英亦憚良玉請釋志孔命澍速還武昌復以它事奪澍

官尋以朱盛濃言逮治澍澍與良玉謀陰諷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威爲留江漕十萬石銀十三萬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倚仗爲言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留良玉軍中自是良玉與士英有郅

丁丑獻賊陷明重慶初蜀中被擾朝議以巡撫陳士奇不任命龍文光代之士奇得代將行京師告變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報國仇遂駐重慶會陽平將趙光遠擁兵二萬護瑞王常浩自漢中來奔士民避難者又數萬至保甯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頓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

不可得也光遠退屯陽平瑞王以三千騎奔重慶重慶
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
獻忠既入涪州分舟師泝流犯峽而自率步騎登山疾
馳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
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遂潰士奇徵石砭援兵
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城下士奇與
副使陳縵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等竭力拒守擊以滾
礮賊死無數至是夜間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比明城
陷士奇及縵行儉錫俱被執士奇大罵賊縛于教場瑞
王與焉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甯殺吾無害帝子賊怒

遂害王竝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仰

天詬曰我殺人何預天事用大礮向天轟擊俄晴霽遂

肆慘慘從王死者甚衆士奇罵不絕口而死繻護瑞王

入蜀及于難行儉爲賊嚮死賊之穴城也錫灌以熱油

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捶膝使跪益屹立乃

昇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嚮而烙之既死復毀其骨攷

賊陷涪州在六月初八日甲子陷重慶在二十一日丁

丑諸書皆同明史士奇傳書之四月蓋竝龍文光受代

牽連記之也然其下文言二十一夜賊轟城則六月二十

日丙子比明城陷則二十一日丁丑與諸書所記日分

合疑陷涪州之上漏去六月二字耳今據釋史北畧諸

書又諸書皆云天無雲而雷者三傳言雷雨晦真咫尺

不見語亦小異三編亦云無雲

而雷與明史瑞王傳合今從之

戊寅明封福府千戶

常應俊爲襄衛伯應俊本草工福王避寇出亡時嘗負
行以免難王初立卽授左都督至是加封予世襲太監
韓贊周盧九德及福邸內臣屈尙忠田成張執中等亦
以翊戴功各陞其弟姪有差 己卯明忻城伯趙之龍
上疏糾思宗庸號之失時朝廷議禮皆出大學士高宏
圖手之龍蓋承馬士英指而李沾屬稿授之實則之龍
不識一丁也宏圖疏辨詔仍其舊攷異野史言時以之龍之請改曰毅宗毅
危紀畧則以毅宗爲南中初定之謚皆非也毅宗二字出自之龍請改疏中明年始改之證之釋史北畧是時詔仍其舊
今從之 明以徐石麒爲吏部尙書石麒以左都御

史召未至改之代張慎言也石麒再疏辭舉鄭三俊自

代不許乃入朝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
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王嘉納之 是月

大清兵定山東河北諸郡縣 初

大清攝政睿親王定京師故明大學士馮銓降令以原
銜入內院佐理至是遣銓祭告明太祖及諸帝以太祖

神牌遷入京師帝王廟

攷異明史李自成傳有遷太祖神主于帝王廟之語三編質實

辨之言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縱剽掠焚太廟神主肆為毒虐安知有遷主之禮四月自成爲敗奔還京師始僭號次日卽西走更無暇及此此特稗野所載明史採用之不足爲據因恭檢世祖章皇帝實錄六月遣馮銓祭告及遷主之事以爲證今撰之 明鎮江兵亂時史可法

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會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

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永綬等四將兵
恣橫刃傷民浙江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
大開統浙江兵又擊傷鎮江兵馬鎮江兵與相鬥射殺
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巡撫祁彪佳方至永綬
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周卹避難家民大悅時故明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自福建謫所召還上疏曰臣自丹
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
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
一雪此耻今猶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
萬勢必不能供卽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

設府會與窺之內而邊以藩籬視之乎不報 明遣總

兵官黃斌卿防禦京口又以游擊吳志葵爲總兵官鎮

守吳淞時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原官召或異三編系

給事中于七月据其蒞任月日也證之于龍年譜召在

六月譜中言以六月望後入都明史本傳並防江水師

一議俱書于是一疏言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

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爲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

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臣先與長樂知縣夏允彝

中書舍人宋徵璧捐貲召募海舟適松江知府陳亨志

切同仇多方措置俾成勁旅會史可法萬元吉來書以

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軍共爲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

俟銷算臣等推故職方主事何剛專司募練而佐以山陰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宇遠等召買沙船募材官水卒一千餘名一月之內可以集事夫千人之在長江如雙鳧乘雁不足爲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爲門戶計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蛙之氣而已又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漢之光武唐之肅宗無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從未有身居法官履安處順而可以勘定禍亂者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不先帝后之梓宮何在與興言及此陛下宜嘗膽卧薪宵衣旰食羣工庶尹

亦宜砥厲鋒鏑奮發意志以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成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樹燕趙悲歌之士乎又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因循遵養臣實爲之寒心也又疏陳備邊三策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何剛亦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强大敵可禦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

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
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爲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庶堂
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議
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
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少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
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惜
時不能用 山東殘破明魯王以海奔藩南奔泊舟京
口福王命暫駐處州以海明太祖子荒王檀九世孫也
是時諸王播遷皆南奔復命潞王常洵處杭州惠桂二
王仍駐廣西之梧州 故明甯國知府錢敬忠聞甲申

之難重趼奔赴南都以是月之朔上疏凡千數百言畧曰皇上所親邁之難與三月十九日爲開闢未有之變纔一念及則踏地跼天行尸走肉不覺魄已離魂生不如死獨念國破君亾雖陵寢震驚鐘簷非故猶賴東南半壁何止一成一旅而皇上淵躍天飛依然有君則自監國以來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却討賊復仇外更無與爲弟二義者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事亦未爲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竒變也如以爲竒變當必有洗胃刮腸一番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來立綱陳紀張官置吏亦旣濟濟彬彬章滿公

車言滿朝聽而討賊復讐一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爲皇上一贊決者亦未見有單肩赤脊爲皇上一亟圖者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言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以今日世道人心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共戴天一念果可徹地通天反風卻日決不愁神靈不護呵羣力不輻輳也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俟終朝推瞿然失席之情挺身蹶起效素服哭郊之事灑淚誓師懸詔國門布告天下親率敢死之士一逞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內義稱臣子者各各蠲

賫買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在在鍊兵轉餉而接濟萬
事不理單刀直入卽有謂萬乘之孝與匹夫不同孤注
之危非萬全良策者彼雖陳議甚高吾思吾父不能顧
矣卽今殘破地方姑置弗論其未經兵火者南直十數
郡外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師
帥之任十數萬子弟兵數百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
只須掀翻格套使餉鬱盡舒寬假便宜令臆智畢吐庶
幾真才爲我作使若復一瓢衆舉十羊九牧徒相與蒿
目而憂無兵無餉真是向飯籬邊愁餓死耳在事諸臣
必詆臣腐儒不諳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爲重必曰輕舉

躁動爲殃臣亦敢不謂然獨恨功利之毒自錮錮人聽其所言洋洋至理捫心自揣或非本懷從來誤人家國貽羞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唯願皇上存敝蹤草芥之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遠思伍員夜泣之悲早決枕戈待旦之計除凶雪恥遠跡康宣抑亦思亂賊扶綱常正人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不知其所終矣得旨錢敬忠有何異謀可足兵食以便恢勦著再奏敬忠溯典引經復得千數百言再上之報聞已又陳第三疏備論天下重輕之勢且云廟堂諸老非有張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不過以定策而枋國耳昔者楚漢

之爭勢重在楚不在漢比三老董公遮說義帝之喪發而天下大勢盡歸重於劉楚漢輕重之勢亦卽今日我與賊及廷臣諸鎮輕重之勢漢高能早握其機以成帝業此我今日君臣所當共念者也晉欒卻弑厲公立十四齡之悼公勢在欒卻已悼公召羣大夫誓之稽首唯命而晉勢得盡歸於公夫悼公能早握其機以致中興此又我皇上今日所當獨念者也舍此一著何言宗祏百年卽欲爲皇上圖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卽欲爲皇上保半壁亦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機則浸假而移於柄臣落於雄鎮且浸假而倒授他人今登萊等

處未睹詔書猶爲我大明堅守民之思漢可知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動憂兵食且餽餽乎奇謀異計借此箸籌此機一失此勢不回天下事未知稅駕偏安且不可得臣從此不復敢言矣敬忠連上三疏待命逾月庶堂充耳而馬士英輩以其累瀆格不上遂怏怏矢志歸自稱崇禎遺臣卧病不出踰年

大兵渡江敬忠病甚每索邸抄讀之撫膺慟哭自歎其不幸多言而應也廼戒勿藥以其年六月望後一日卒

攷異據全祖望發敬忠傳增入

是夏明前吏部侍郎劉宗周聞北都

陷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俊發喪討賊鳴俊遲

回不決

攷異諸書作鳴駿惟題名碑作俊平觀
祭云鳴俊字跨千作俊是也今從之

宗周乃

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
將發而福王監國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
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
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
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
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
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
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
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

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于流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收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

爲戒將來至于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流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却兵權于闔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旣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閒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

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
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
者又一罷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
乃槩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
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

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

史館中外為棟動攷異宗周此疏三編系之五月福王

監國日中蓋連起用書之而明史本傳宗周以七月入朝則此疏之上在五

月以後七月以前今分書于是年之夏 秋七月丙戌
朔明祀高皇帝以下于奉先殿奉崇禎帝后祔祭 丁

亥明起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復故官正宸既至痛舉朝

無復警心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
泄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
馘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
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愚亦知其未
也今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
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結營寨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
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
機也宜亟檄四鎮渡河聯絡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僉力
互爲聲援使兩京路通而后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
攻隴右陛下宜縞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

仇虎豹貌貅勇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
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
外將何以待之宜嚴敕大臣速簡車徒備芻糗選將帥
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
大矣安見張岳韓劉之不應運而出也時起用張捷鄒
之麟張孫振阮大鍼輩正宸竝疏諫不納尋改大理寺
丞請假歸

攷異正宸上疏諸書皆系之是月丁亥
初二日也三編亦系之七月今從之

戊

子明福王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甯太后考福恭王
曰恭皇帝上適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
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號竝還懿文追

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建文死事諸臣以
作忠義之氣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
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熲等爲王竝上景帝廟號
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爲贈
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爲李自成所害
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致異三編追
謚福恭王鄭
貴妃之等皆系之六月下因追謚崇禎帝后連庚寅
記也證之釋史南畧皆在七月戊子今據之

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求成于我

大清先是懋第奉巡撫應天之命以母喪請終制不許

時

大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没于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歿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旣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

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
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
紹愉改造原任勦督王永吉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
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
帝警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
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
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
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騷其言福王令齎白金十萬兩
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王永吉總督山東軍務
命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俟北使還時史可法銳意

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 壬辰
明定守護鳳陵戍兵五千人 明以巡按四川御史劉
之勃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未至而四川陷 甲午
明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是時北都降賊諸臣紛紛南
奔詣闕自理章奏襍投詹事項煜混入朝班于是通政
司劉士楨奏令北歸諸臣靜候朝廷處分會舉朝以逆
案攻阮大鍼大鍼恚甚見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倡
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僞國號曰
順也于是馬士英上疏劾給事中光時亨龔鼎孳輩復
撫拾庶吉士周鍾勸進表文以爲謀反大逆宜加赤族

之誅其胞兄周銓堂弟周鑣均當連坐其餘從賊諸臣請分別定罪仿唐制六等尉以各條罪名疏上下三法司議擬其自絞以上者法司行撫按官逮解來京候訊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訊處具奏及異逆案分六等定罪者則解學龍授刑部尚書月日也三編統系之明年正月者則學龍以所擬不合被劾削籍之月日也證之釋史南畧始于七月甲午則馬士英奏請下刑部之月日也此案展轉議駁無非恩怨糾纏卽如周鍾之從逆罪無可逃而至列其勸進之表所謂堯舜湯武等語揚土聰亦以爲表文未聞而吳梅村辨之謂此元末紅巾之語載之輟耕錄者乃以之入爰書行大法不亦誣乎今但撮書其大畧而其全文實不足錄增識于此

戊戌明馬士英乞休不許以侍郎劉宗周劾之也初宗周被召辭因痛陳時政士英及劉澤清高傑等銜之滋

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畧言陛下龍
飛淮甸天實與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
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
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孺子劉黃諸將各有舊
汎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之陛下
立國伊始卽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
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
吏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
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策爲弟
一美政福王優詔荅之而趣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

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
不臣天子也士英之私人候考宗室朱統鑣遂劾宗周
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
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亟備而澤清等日夜謀
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
終日危坐未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
會京口軍亂士英以統鑣言爲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
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
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
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

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
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
大駭王傳諭和衷集事毋自猜疑宗周自丹陽聞之癸
卯遂至南京入朝先是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
輩武人乃預朝事邪得功則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
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曰不知遂据以入告澤
清輩由是氣沮而宗周亦不安于其位矣致異馬士英
求罷及澤清

等劾宗周諸書皆系之七月戊戌證之明史宗周本傳
宗周以十八日入朝戊戌爲十三日相距五日其爲入
朝之前事可證

也今據書之 己酉明以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

尚書以中旨用之也大學士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

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之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
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爲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
如得罪公論而士英方欲用大鍼故亦以中旨起之

辛亥明釋高墻罪宗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爲庶人
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 是

月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聞南都自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參
將陳萬春等齎書貽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
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
接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

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

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警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
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毀明朝之膺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做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
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
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
嘗得罪于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
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
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
之受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
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
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

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
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
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
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
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
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
仁聞明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盡意

致異攝政王致書史可法

東華錄系之六月諸書皆系之七月而可法報書有原
札印文末書甲申九月十五日是時南北阻隔久而後
達容亦有之然左懋第奉使在七月八月渡淮十月
朔已至都中矣今仍據野史分書于七月九月下

李自成遁歸西安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賊又西走真定

大兵追擊大敗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固關入山西

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糾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
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
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
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
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畧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
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
飲殺之賊眾俱解體至是自成還西安遣別將陷漢中

降總兵趙光遠進掠保甯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
既屢敗益強很自用僞尙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
死製銅鎖官民坐賊卽鎖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警
懼 明以開封推官陳潛夫爲河南巡按御史潛夫錢
唐人以崇禎十六年授推官值河南殘破有勸之勿往
者不聽甲申正月奉周藩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
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所設僞巡撫梁啟隆居開
封他僞官散布郡邑間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掠
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
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

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杞偽官啟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

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
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
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
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
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
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竝爲虛設若不思外拒
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
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甯同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
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
諸帥中獨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

不聽越月用其姻姪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入覲後便

道省親五日馳赴河上而其杰老憊不知兵所建白多

不用復譖之馬士英卒召潛夫還以凌駟代駟亦尋丁

外艱歸致異此據潛夫授巡按月分據傳中入覲在九月而越其杰巡撫河南諸書皆系之八月今彙

書之 明遣使募兵于雲南時故監軍御史方震孺巡撫

廣西聞燕京陷拜疏請入衛邊卒松江知府陳亨亦請

募兵措餉以待而建陽知縣蔣棻造火器募勇士勤王

疏言倘邀天幸迅掃流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不則斷

脰決腹瞑目地下以報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以無負

臣三十年讀書之志聞者壯之 明封吳三桂為薊國

公以平閩賊之捷劉澤清等請之也監軍萬元吉奏三
桂牌至濟甯

大清兵將南征馬士英謂欵使已行不省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一下

起開建崇禎秋八月盡冬十二月

大清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明議復設東
廠緝事刑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
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內官主之嗣後一盛于成化
東廠西廠之設已不得稱純治再盛于正德谷大用等
皆倚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璫魏忠賢幾
危社稷廠衛之盛衰關世道之治亂故當時無不營而
得之官中外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卽在密網之

地作奸之事明系發奸之人前鑒不遠所宜深戒也疏入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州巡撫邢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畧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治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爲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昭雪慘酷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鸞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密告門飛誣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甚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緝事之

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厥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甲子獻賊陷明成都先是蜀中聞賊勢急蜀王至樹謀遷于滇巡按御史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洵洵亂輜重有被掠者遂中寢已新撫龍文光與總兵官劉佳允率兵三千自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

聞太平王至淶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財
貨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爲王守至淶言
于王亦不聽至是賊自寶慶陷資陽執知縣賀應選遂
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允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
火葯又剗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葯向城樓之
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至是日黎
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
王率妃邱氏官人素馨等投井死至淶亦死之文
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勃大罵賊攢箭
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

僂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允卒不
屈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允自投于浣花溪雲祚與副
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劉士斗張孔教四川總兵官劉
鎮藩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成都同知方堯相等皆不屈
死士斗被執見之勃與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
少屈獻忠怒命摔以上士斗反顧語如初遂闖門被殺
其赤投百花潭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堯相被殺于萬
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人饋食以刃脅之降不
屈遂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不爲屈亦
被殺妻賀從死之而孔教之死其子以衡奉母孔南竄

匿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卹孔

教疏隕絕罵以衡曰父死二載我尙偷生使我無顏見

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攷異事見明史劉之勃龍文

傳傳言成都初九日陷與釋史書之甲子者合惟明史

文光傳言與劉佳允同不屈死佳允明史傳作佳引平

觀警云史中作允作引又有作蔭者皆 廟諱从音从

亡之代字諸書皆書佳允出戰而敗後投浣花溪死而

證之之勃傳則云總兵劉鎮藩出戰而敗後投浣花溪

死之三編遂遺去鎮藩而但書佳允于是有以佳允鎮

藩爲一人而名異者再攷殉節錄劉佳蔭謚烈愍籍貫

未詳劉鎮藩則謚節愍四川烏撒衛人俱云四川總兵

亦俱云投浣花溪死是佳允鎮藩又似二人蜀碧所記

亦同今並入之又錄言士斗妾張氏幼子晉積薪合署

自焚者二十餘人與明史本傳合門被殺之語合並刑

識之○又按綏寇紀畧載成都之難成郡知縣吳繼善

死之又梅村文集有志行傳志衍繼善字也中叙其殉

難成郡一門四十餘人皆遇害然据殉節錄言繼善降

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稱其大罵捐軀足見私集之阿
諛又證之聖安本紀繼善爲獻賊草祭天文賊以爲刺
已並其妻殺之宜明史之不載也又殉節錄載資陽知
縣賀應選被執踰年見殺一家十七口死今但記被執
事

獻賊既據成都卽分兵連陷明崇慶州及仁壽郫
彭綿竹等縣崇慶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州人驚竄乃
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從容大誓文信國成仁取
義四語于壁登樓縛利刃柱間而置火藥樓下危坐以
俟俄聞賊騎渡江卽令舉火火發觸刃貫胸而死賊嘆
其忠歛葬之仁壽知縣顧繩貽遇害郫縣主簿趙嘉煒
守都江堰賊誘降不從投江死綿竹典史卜大經與其
僕俱縊死而一時鄉官之死難者成都則故順天府治

中莊祖詔與其弟故雲南按察使祖誥皆罵賊死

祖詔之死

據蜀碧補

縣竹則故戶部郎中刁化神賊在重慶以書招之

不至遂死之 戊辰明福王母妃鄒氏至自河南初洛

陽之陷王與母妃相失妃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

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搜括萬

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甯宮慈禧

殿尅期告成以居皇太后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爲大

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

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

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不報 乙亥明命吏部察

舉廢員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咨發督撫軍前酌補守令以下缺官閣部史可法請之也可法言擇吏不緩于擇將而救亂莫先于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又言今人才告乏東南缺員安能復填西北之缺則銓選法窮安得不改爲徵辟況西北危地人人思避其有能投袂相從者必其能從君父起念者也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護地方爲民推服者卽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乞天恩破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也廷議從之遂有是命 丙

子明下頂煜于獄逮故禮部員外郎周鏞山東按察司
僉事雷續祚等初鏞以其伯父應秋叔父維持俱因媚
闖列逆案深耻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阮大
鍼居金陵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揭公討之以示鏞
鏞力任之大鍼以故恨鏞會馬士英以逮治從逆之周
鍾並及鏞大鍼復羅致鏞與續祚曾主立潞王爲姜曰
廣之私黨于是朱統鎰疏劾曰廣並及二人而續祚前
以劾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鏞等旣
下獄大鍼憾不已復修防亂揭之怨逮捕復社諸生吳
應箕黃宗羲陳貞慧侯方域等獄未成而南都難作

鑣練詐之逮据明史姜曰廣坊傳而傳言鑣實主防亂
之獄證之據山文集山陽錄及鮎埼亭梨洲神道碑諸
書蓋顧杲陳定生吳應箕三人所草以遺鑣鑣力任之
至是大賊藉主立潞王爲名因修防亂搗中舊怨也今
參山陽錄及壯
悔堂集書之
庚辰明福王傳母妃命選淑女于是

羣奄藉端肆擾隱匿者致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
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
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所以肅
法紀也御史朱國昌亦以爲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
復遣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嫁娶一空
辛巳明賜北京死節諸臣竝予贈謚世蔭立席于雞鳴
山賜額曰旌忠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自范景文以下

二十人增入大同殉難之衛景瑗宣府殉難之朱之馮

攻異京師自景文以下二十人姓名見前有陳純德無

孟章明以父子不並祀也此與我大清賜謚及祭

田二十人及諸生布衣殉難之湯文瓊許玟凡二十四

之稍異者人武臣劉文炳張慶臻鞏永固劉文耀而被拷掠死之

李國禎及永平被殺之吳襄亦與焉增入甯武殉難之

周遇吉凡七人致異據明史正祀武臣七人有吳襄而

衆以已意增之竝增入劉繼祖據此則襄入正祀或後

來所增而劉繼祖與文炳同死何以不入正祀也三編

目中所載亦摺正祀內臣一人王承恩正祀婦人成德

明史今仍之

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

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凡

九人

攷異據紀畧所載正祀婦人有周遇吉妻劉氏金鉉妾王氏而無吳襄妻祖氏又有劉文炳母杜氏

一家證之明史正祀九人中亦遺之而文炳一家及附

遇吉之妻劉氏不知當日何以不入正祀也俟攷

祀文臣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瑄御

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庭煥凡七人

攷異據紀畧改入正祀以給事李清奏請仿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然亦未知其果改否也又有金鉉之弟錄紀畧亦入之耐祀武臣朱純臣顧肇迹鄧文明衛時春

中並識之薛濂楊崇猷宋裕德吳遵周

文武臣官爵已見前卷者不再著又增武

定侯郭培民永康侯徐錫登懷甯侯孫維藩新建伯王

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及方履泰李國祿

二人亦凡十五見前卷人攷異勳戚武職之等如郭培民以下五人或以後攷而得者而勳戚殉難之著者如前卷所載李尊祖張

光祖吳汝徵王國興等四人何以正祀
祀之武臣皆不入其不足爲據明甚
祀祀內臣李鳳

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凡六人皆令

有司春秋致祭其餘亦各加贈謚有差然是時南北阻

隔所核未真廷臣恩怨又多以意增減如顧鉉彭瑄俞

志虞輩特爲賊拷掠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

周之茂員外甯承烈中書宋天驥署丞于騰雲兵馬指

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卹至若御

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死郎中

李逢申知縣鄒逢吉等或以拷掠或逼令縊死而與鉉

瑄輩並獲贈謚其失實濫邀大多類此
攷異以上皆據三編而三編本

之明史范景文等二十一人傳後語惟所記顧鑑彭瑄俞志虞及馮垣登以下五人皆以拷掠及逼令自縊死而監磨贈諡故三編崇禎十七年目中多刪之而俞志虞獨存實實載其自縊于新昌會館殉節錄入之通鑑節略內與此所云爲賊拷掠死者迥異今仍据三編明史而增識之以俟攷

三編發明曰明福王子北都殉難諸臣概予贈諡其意未嘗不欲表揚忠烈以激勵人心顧當擾亂荒迷之際考核無憑一時爲賊拷死者皆得濫廁卹典而實能臨危授命者轉有未及卽其于應諡之人品隲亦多未允協名實不符詎足傳信我

朝定鼎之初范景文諸人旣加美諡近復奉

命于勝國殉節諸臣詳爲蒐輯核實旌揚義烈無不聞

之幽奸污削濫膺之典夫而後尊名壹惠卓卓不刊
書之史冊炳焉與日月爭光其福王所謚掎摭既畧
褒貶未公特附錄于此以紀其事而于各質實下皆
削而不載用以昭千秋論定之公祛一時虛誣之議
云爾

壬午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尙書督師專討蜀
寇又起前甯夏巡撫樊一蘅爲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
務時獻賊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一蘅皆蜀
人避居其地因有是命先是蜀中告警福王以御史米
壽圖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

行及應熊等受命相與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
將會師大舉始稍稍有應者 癸未明封總兵鄭芝龍
爲南安伯芝龍以平劉香遂專海利交通朝貴至是王
欲徵其兵入衛乃有是封命芝龍鎮守福建遣其弟鴻
達率舟師駐鎮江防守 乙酉明中旨以阮大鍼爲兵
部添註右侍郎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之
馬士英意稍折遲四月餘至是用安遠侯柳祚昌薦始
授職仍禁廷臣不得把持沮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
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
大鍼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政之才終病

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
之後繼之少宰未幾而大鉞司馬又繼之其爲墨敕糾
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
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
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之何必增置福王切責
宗周而格汝霖言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
江防 明馬士英奏童生捐免府州縣試上戶納銀十
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徑赴院試從之 是月闖賊僞
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我

大清兵擊之殲殪過半過中創竄歸殺德 明兵部侍

郎左懋第北上渡淮 九月丙戌朔明總兵高傑以兵
襲靖南侯黃得功于儀真先是揚州既定閩部史可法
奏以劉澤清駐淮安劉良佐駐壽春得功駐儀真傑駐
瓜揚儀真瓜洲相去不遠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
蓋將之任蓋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
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其
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
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
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
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

馳至其軍得免方門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從行之三百騎俱沒遂訴于南京願與傑決死戰福王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知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亾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賄得功不得已聽之癸巳明大學士姜曰廣罷初曰廣沮阮大鍼進用益爲大鍼及馬士英所嫉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爲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

延儒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及倫生從賊之魏藻德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等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穉之李國禎等所得大將則袂袴支離之倪龍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堃陳啟新等後效亦可觀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如羸勝之販夫決廉耻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爲訓哉臣待罪南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士英大鍼等滋不悅于是朱國弼劉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讎忠臣李國禎爲言交章

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王前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
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
臣功耳爭辯久之士英噉朱統顛啖以官使訐曰廣疏
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不問未幾劉澤清復假諸鎮
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請執下法司
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顛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
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
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鹿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媼曰
廣旣連被誣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
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

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
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
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
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
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王亦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
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
罷曰廣遂還江西 甲午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宗周
入朝以阮大鍼方進用復請告至是許其乘傳歸將行
復疏陳五事一日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
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

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晚駢
闕矣諂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
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
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
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
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
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
伐斷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
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
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鑑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

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
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
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
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
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
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又職方戎政
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
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
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
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

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三萬不
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
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
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疏入亦但優旨報聞而
已 明自曰廣宗周相繼去戶科給事中吳道抗疏言
二臣愿事四朝忠心亮節久而彌勁宜亟賜留不報吏
科給事中熊汝霖復疏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
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職守乃專在恩
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鈔是逞近且以匿名揭帖逐
舊臣

南都甲子紀八月有長安街徧貼匿名揭指斥吳姓劉宗周皆李沾所爲也

以疏遠宗

人劾宰輔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么麼小臣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飛章告密畢敕科封端自此始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有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開門延敵衆口誼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尹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

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爲可殺置
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
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不報 庚子
明大學士史可法遣使報書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
大將軍未敢遠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不啻從
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
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亾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

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枏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

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
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
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
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
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
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
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于國讐未
窮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
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
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

自治冠冕之族繼絕存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
和宋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警規此幅隕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
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
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警爲念廟堂之上和
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

爲天亾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

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攷異三編連啓

親王致書統書之十月

大兵下江南日中系以先

是二字說之東華錄所見內閣原札署九月十五日則

庚子也今

摺書之

恭錄

高宗純皇帝諭曰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詞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

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亾也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爲南朱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訐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也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

可法之書竝命附錄於後焉

甲辰朔以吏部侍郎黃道周爲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
事先是道周聞召不欲出馬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
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
朝陳進取九策至是擢用而是時朝政日非大臣相繼
去國道周知不可爲踰年乃以遣祭告禹陵行 丙午
明大學士史可法請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先是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
取計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日事勢更非
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

餉無人才優旨褒荅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
奏請以總兵李成棟填徐州賀大成填揚州王之綱填
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戲下爲前鋒而令劉肇基
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甯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
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傑感
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
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
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
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邪然得功終不欲爲
保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

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
于是傑率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

中監其軍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故傑請用之

攷異明史

史可法本傳言可法八月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簡九月解黃得功高傑事後遂與傑謀進取十月傑既行可法赴清江浦經畧十一月舟次鶴鎮尋進至白洋河故三編亦書可法駐清江浦于十一月徐應小朕紀年系可法駐清江浦于九月丙午證之諸書可法在淮上乃八月事而九月解黃高之怨正在揚州茲未出巡疑徐氏誤以八月駐淮上未回否則誤以十月駐師清江當之皆非也分而諸將正在是月而高傑之白揚州啟行在十月中旬若九月丙午則傑是時尚在揚州可法安得先赴清江浦耶今据本傳次第書之

庚戌明逮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先者光斗之弟
故與大鉞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士英之薦大鉞光先復

爭之故大鉞銜次骨欲報之時許都餘黨復亂乃奪巡撫黃鳴俊官而逃光先未至而南都難作 甲寅明吏部尙書徐石麒罷初南都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爲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屬石麒拒不應由

是內外皆怨構之去 是月明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贈謚祠祀及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從之 明令吏兵二部量用北來諸臣時史可法奏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不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責以從死在南者豈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

甲疾趨北援鎮臣劉澤清高傑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從之冬十月乙卯朔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明兵部侍郎左懋第奉使次張家灣

本朝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懋第以國喪兼有母喪衰絰入都門

詔館之鴻臚寺 丁巳獻賊陷明印州知州徐孔徒死

之連陷蒲江知縣朱蘊羅一門死之

見明史忠義傳而

蜀碧所載是月丁巳陷印州南道胡恒與其子之驛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與僕婢四人俱從死又云知州徐孔徒不屈死證之三編及殉節錄胡恒之死乃孫可望破印州殉難非是年獻賊破印州事也下文言印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獻賊于雅州小關山大破之證之明史正是年獻忠陷印州時而徐孔徒之死掘殉節錄卽在是年今增入是月陷印州下其胡恒之死改入後卷而其妻妾僕婢之等殉節錄亦不具也

坤識于此

己未明以降賊之前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北

直山西河北軍務縉彥隨闖賊西行至太原脫歸詐稱

收集義勇克復列城閣臣王鐸薦之士英納其賄遂授

原官令與前薊督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給事中

李維樾疏言縉彥聞旨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
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昇賊臣不
報時馬士英掌中樞日以勑正人引凶黨爲務尋以阮
大鍼召用盡起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吳孔嘉等十餘人
及所善蔡弈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至
是竝降賊受僞官者以次進用于是劉澤清復薦黃國
琦施鳳儀等 庚申明大學士高宏圖罷初宏圖力言
逆案不可翻阮大鍼及馬士英竝怒一日閣中言及故
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爵而哭之姜曰廣笑
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昨東林東林拒我

耳宏圖因慙怒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鉞宣
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益水火矣宏
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
許之 甲子明鳳陽地震丙寅再震己巳鳳陵一日三
震 戊辰明興平伯高傑率舟師北行 壬申明以張
捷爲吏部尙書蔡奕琛爲吏部侍郎楊維垣爲通政使
時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鍼計朝政濁亂賄賂公
行徐石麒旣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鍼結內
奄取中旨特擢捷士英愕眙良久維垣力謀起官錢謙
益因上疏薦維垣及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

繼春等未幾遂有是命 癸酉起前薊督丁魁楚總督
兩廣軍務 丙子明停冬至郊祀仍遵太祖制以明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 丁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爲
刑部尙書學龍以論救黃道周遣戍南都立起故官至
是定治從賊諸臣之獄遂有是命 戊寅明定諸鎮兵
額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
一萬五千于是左良玉表繼成軍餉皆汰之 是月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
師西行討李自成復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

師下江南

賜敕曰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諸臣當明國崇禎帝遭流寇之難陵闕燬宗社覆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賊西奔南方諸臣不行請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滅賊復讐而諸將各自擁兵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起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憤因命王充定國大將軍統師聲罪討江南王今承命一切機宜當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爲自智不聽人言毋恃兵強輕視敵衆仍嚴偵探勿致疎虞如有抗拒不服者戮之傾心歸順者撫之嚴禁兵將凡係歸順地方不許肆行搶掠務使人知朕以仁義定天下

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罪察實紀明彙奏如係小過卽當處分至于護軍已下無論大小罪過俱與諸將商酌徑行處分王受茲重任當益殫忠猷用張撻伐立奏蕩平是時明使臣左懋第館都中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許乃陳太牢于旅所哭奠如禮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中塗陳洪範請身赴江南招劉澤清等降附乃許之行而留懋第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改館太醫院明遣司禮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先是福王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至是復遣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

高起潛請餉又于浙江增派二十萬令元德催解軍前
于是戶科給事中吳适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
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
孔千瘡憂危叢集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仿祖制早午
晚三朝勤御經筵而咨朝政親近儒臣朝期勿更傳免
而躬崇儉約省工作以寬民力慎爵賞以重名器無藝
之征一概報罷被災之地酌量蠲振根本之計莫急于
此疏入不省 漳贛賊陷明汀州之古城鎮把總林深
鄭雄死之時閩中盜賊蠭起由興泉流入漳州明巡撫
張肯堂捕之賊走汀境而粵賊閩王總者亦出沒贛州

相呼應汀郡告急肯堂乃遣材深鄭雄及傅云麟將五百人援之未抵汀賊已陷古城鎮屠割甚慘鎮去郡五十里倉皇中援兵適至深與雄皆健將也誓破賊後傅餐推鋒徑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右澗急據山則峭不可登裴劄死戰賊舉火蓬枯風迅飛走皆窮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戰死云麟走免賊死者亦二百餘人始賊輕官兵既知其敢戰也退入贛州境汀郡獲全

攷異此据

徐夔小腆紀年增入

十一月戊子

大清兵入宿遷先是高傑至徐州史可法前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

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是日舟次鶴鎮謀報

大清兵至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時可法以闖賊走陝西猶未滅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

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
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
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之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
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
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
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
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
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
在朝廷顧可膜置臣恐恢復無期卽偏安亦未可保也
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

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欸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併于選將

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
秩已崇咸遂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己及
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爲任事不忠之戒因上
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
聞者莫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時高傑至徐
州與劉澤清書曰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
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一越渡則天
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
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
國恩而已澤清以聞閣臣王鐸乃請視師江北不許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前諭德楊士聰方自北來問故荅曰君以爲誠有是事邪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

資應稽算此特爲敘功稽算地耳識者以是知南都之

將亾也

致異可法赴清江浦在十月初四日可法師次鶴鎮

大兵入宿

時故三編彙書之下宿遷之前今統系之十一月戊子下

己丑明鳳陽皇陵災松

柏皆燼

庚寅獻賊僭號于成都時王應熊督川湖軍

事兵力弱不能討賊獻忠既陷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僞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名成都曰西京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爲左右丞相

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爲尙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
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
過剗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僞職不從者輒殺之遣諸
將分屠各府州縣名草殺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
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國殺各衛集軍九十
八萬僞官朝會呼契數十下殿契所黥者引出斬之名
天殺又剗生剥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
以殺人多少叙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
至縊死者僞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
剥皮死并屠其家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闢之深數丈埋

金寶億萬計然後決隄放流名水藏曰無爲後人有也
攷異明史流賊傳特書獻忠僭號于十一月庚寅則初
六日也諸書皆系之十六日則庚子也蜀碧言獻忠謀
僭號于十月十六日而明史列傳中特書
日分者皆確有所據今仍据正史書之 明下登萊

總兵邱磊于獄磊嘗與左良玉從軍剽掠坐法論死磊
願以身任罪而良玉得免崇禎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
之出獄侯恂再出督師奏以磊爲山東總兵與劉澤清
不相能澤清南下過安東磊掠其輜重澤清銜之甚南
渡後奏請命磊渡海收登萊磊于白沙祭海將以眷屬
輜重北發澤清搆之于督師史可法謂其有異謀至是
磊以百餘騎至安東副總兵柏承禎給磊進署突兵禽

之未幾得旨賜自盡良玉聞而惡之 丁酉應天巡撫

邢彪佳罷時羣小疾彪佳競詆謀以沮登極立潞王爲

言彪佳遂引疾去 乙巳魯王移居台州攷異三編書魯王居處州

于是年六月而明史請王傳言王轉徙台州蓋之明年

張國維奉王監國迎于台州是始居處州後移台州也

諸書于是月記命遼王居台州按遼國除于隆慶間並

無續封之文蓋野史誤魯爲遼也惟南畧書移魯王于

台州在是月乙巳今從 己酉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

之爲明年迎立張本 疏劾張縉彥王永吉等畧曰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

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爲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

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卽加二

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留縉彥

狼狽南竄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之臣宜皆厲兵秣馬以雪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何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卬祖德尙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等皆命逮治永吉縉彥不問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爲蘇松僉事未赴而南都破及異諸書載宸荃上書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張縉彥王永吉巡防河上後事也今摺書之
庚戌明五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填守開封河雒 是月桂王常瀛卒于梧州初王自衡州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成疾卒世子先王卒

次子安仁王由授嗣由授之弟由榔時封永明王亦居

梧州

政異明史諸王傳言順治二年南都被破在籍尚書陳子壯等將奉帝瀛監國會唐王自立于福建遂

寢是年薨于蒼梧據此則常瀛以明年卒重修三編目中參之本朝實錄書于是年十一月今從之辨見

後爲永歷後立張本

明權酒稅馬士英奏請助餉下部議從之

又奏請開助工等劄苛歛日甚民間有掃盡江南金填

塞馬家口之謠 南中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 十二

月乙卯明以練國事爲兵部尚書國事以崇禎九年遣

戍久之以敘前功赦歸復官南都立召爲戶部左侍郎

改兵部至是加尚書仍蒞侍郎事 丁巳明進劉澤清

劉孔昭皆爲侯馬士英請之也 辛酉明命楚撫何騰

蛟以原官提督川廣雲貴軍務騰蛟以崇禎十六年巡撫湖廣南都立命加兵部右侍郎至是召總督楊鶯還騰蛟以故官代之 甲子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明高傑在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甯陵許定國自甯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至是

大兵至明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

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爲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甯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史可法
高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
然闖賊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強弱何常
赤壁三萬淝水三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己已陳洪範北使還馬紹愉遂留京師降于我

大清 明重頑三朝要典追卹逆案諸臣時楊維垣追
論三朝要典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
維華等訟寃乃命將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刪定
刊行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

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三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贈卹有差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不聽 明起妖僧大悲之獄時有吳僧夜叩洪武門言語不類爲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阮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惡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等姓名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

先已疏頌士英且爲大鉞訟寃修好矣大鉞憾不已亦
列焉將臨治其事獄詞詭祕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
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誅之取選妖僧之獄野史或
言自稱烈皇再詔則稱
齊王又稱竒王之弟又言勘問時自稱定王皆附會明
年爲太子之獄聽度耳明史奸臣傳但以言語不類書
之而以爲大鉞藉之以誅
異已似得其實今據書之 戊寅明以應天府丞瞿式

耜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代方震孺也 辛巳明福

王命罷南郊改于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諫不納王
居興甯宮將大閱京軍託疾不出命馬士英代之時工
費無度荒酒漁色奄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
權固位政以賄成論者皆知其不可且夕而阮大鉞以

烏絲闕寫己所作燕子箋襍劇進之歲將暮兵報迭至
王一日在宮愀然不樂中官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
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
想耶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云 是月加興平伯
高傑太子太傅豐沛大盜有程繼孔者據所居之梧桐
山結黨煽亂焚掠歸許邳宿間崇禎癸未淮撫路振飛
與淮徐參議何騰蛟合兵討之繼孔窮蹙縛其黨王道
善以降騰蛟擢楚撫檄入楚從征不應馬士英爲鳳督
發兵攻之禽繼孔檻送京師會國變脫歸徐州以恢復

爲名仍糾衆謀亂至是傑北征繼孔率驍健士六人僞降傑與歃血訂盟酒酣斬之以御史可法疏聞遂有是命時以

大清兵連下邳宿命傑進屯歸德 是冬獻賊踞成都遣兵徧屠川中郡縣時官吏之死事者有榮縣知縣秦民湯興文知縣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中江教諭攝劍州事單之賓皆殉難而夢眉夫婦竝縊吾鼎闔門殉之里居紳士則故河南布政尹伸罷歸工詩善書獻忠陷敘州匿山中搜得之罵不肯行賊重其名不殺至井研罵益厲遂攢殺之南渡方起太常卿而伸已先死同

時在籍死難者廣元則戶科給事中吳宇英資縣則工部主事蔡如蕙郟縣則舉人江騰龍而宗室朱奉鈿由進士歷御史劾督師丁啟睿諸疏爲時所稱時方里居竝及于難是時王應熊樊一蘅等誓師遵義諸郡縣多起義兵應之而安岳進士王起峩渠縣禮部員外郎李

含乙

殉節錄作兵部右侍郎

皆舉義兵討賊不克死于是獻忠憤

怒誅侈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

攷

三編習士大夫受僞職下只載尹伸吳宇英二人餘皆據明史忠義傳增若蜀碧及諸書所載官吏則有瀘州知州蘇瓊瀘州衛指揮王萬春潼川知州陳君寵松潘守將湯名揚通江知縣李存性嘉定知州朱儀又與劉佳允等同守成都死者有總兵張奏功殉節錄作凱敘南衛指揮馬震張卜昌四川某官羅大爵殉節錄作

四川總兵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將徐明蛟都司僉
書李之珍以上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又鄉官殉難
者故東流知縣乾日貞用磚斃一賊死故大理寺正王
秉乾合家投井故宣化同知王履亨被執投江死內江
故彭澤令張於廉不就偽職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岳
故兵備副史賈可進與王起峩同拒戰敗死遂寧故
教諭姚思孝西充故御史李完珙縣故江陵令向科瀘
州故澤州牧韓洪鼎故推官韓大賓其舉貢諸生之起
義不克死者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賊相守月餘凡
三千人至死不降時比之田橫云永州邑人蔣世鈺戰
敗不降與邑孝廉梁士驥俱罵賊死明經印之坊及子
庠生祖福被招不往之坊不食死祖福被執馬賊死生
員劉繼臯迫應考大罵自刎死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
士昱召入監不應全家遇害安縣監生李資生殉節錄
作廣生故宣大總督鑑之子不屈與妻董氏並自縊死
某縣舉人鄭延爵討賊沒于陣或曰與妻董氏並自縊死
諸生黃經世賊欲官之不從為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
投石橋下死新津貢生王源長與妻徐氏同死彭縣諸
生劉昌祚祝丕傳與民人魯城隍並被執不屈死丕傳
母子並罹害業醫徐履端赴水死薛竹邑人楊國柱巷

戰死仁壽舉人賈鍾斗諸生劉士愷龍明新竝戰死貢
生顧鼎鉉不屈賊挾其兩目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
竝抗節死灼妻閔氏亦罵賊不從死汝川故教諭高仲
選攜子女投江死龍安諸生梁道濟同妻楊氏被執俱
罵賊不絕口死潼川孝廉李永泰身至成都引頸受刃
死中州廩生李錦不應考閉戶自經死遂甯諸生羅璋
戰死通江童子某佐李存性拒戰死東鄉貢生冉璘及
子宗孔舉家自焚死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屈被殺
南充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竝拒賊死營山諸生王光
先大竹武生王蘋俱脅降不從死儀隴邑人王兩讀禦
賊死烏江貢生黎應大倡義討賊不克被賊支解子照
斗照達照鸞同遇害嘉定庠生郭大年被殺妻楊氏投
江死健爲舉人周正陳天祐竝抗節死成都邑人彭大
同張廷機竝以不赴試死廷機妻梅氏投水死叙州諸
生熊兆桂李師武又諸生魚嘉鵬殺偽官被賊剮死諸
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俱不屈死郭大勳闔門罵賊死
李合宗梁爲憲掖至成都罵賊死慶符人張祖周投
緜死隆昌諸生劉茲抗賊被殺強其妻盧氏行大罵亦
死之瀘州諸生方旭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俱不屈死
子英與妻攜手投于江又七寶寺僧晞容率鄉勇五百

人破賊于豹子洞力屈死又藩宗朱氏兄弟某某死妻
李氏姊妹爲姊妹俱難者不可勝紀其最著者賊
兵不克死其他婦女之難者不可勝紀其最著者賊
陷蘇州閩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
學士劉宇亮妻宋氏俱避西山賊將劉文秀訪得之三
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受汙
何以見先姑于地下同縊死宇亮子裔盛受僞官妻王
氏曰汝作賊官吾不能爲賊妻也亦縊死餘俱見蜀碧
不具載。又按列節錄所載有建昌督餉道盧懋鼎被
執不屈死威茂道羅鼎拒守城陷焉賊死妻段氏攜
三子兆鶴兆桂兆昌俱赴水死救南衛指揮會印昌分
守白水江賊圍成都戰死建昌都司指揮丁運選調援
成都力戰陣亡大甯知縣高日臨獻賊自鹽井至求援
不報被執罵賊磔死蓋山知縣金鼎祚合門殉節松陽
知縣孫鵬舉賊陷城馬賊一門十餘人同死通判王懋
烈起義兵敗全家死之順慶知府史親宸募兵禦賊被
執罵賊死新都知縣包洪策城陷罵賊死東鄉知縣一
作梓潼知縣趙德遠賊穴地道入力不支投井死一家
死者十七人龍安知縣羅應選全家遇害銅梁知縣顧
旦城陷被執不屈死墊江知縣歐陽東昌彭山知縣何

大衛監軍道盧安世俱不屈死巴縣縣丞覃文應與子
懋德俱投井死何教授伏其名城破夫婦竝縊死又里
祐之殉難者有蓬溪故車駕主事譚文化賊招致之不
屈死生員儀隴席雙楠劉義國楊正道營山泉應厚泉
懋化冉良富李尚聰太平羅維先譚樸敘州舉人周元
孝健爲拔貢周正選西充廩生馬孫鸞漢川生員陳雲
鵬劍州生員王才啟彭縣生員徐端履洪雅生員余飛
慶符生員何察又周壩渡子伏其姓名馬賊被殺以上
皆著明四川陷獻賊之難者然崇禎間張獻忠再入四
川至是而三諸書所記亦多參錯今悉據正史其有年
月可攷如王萬春楊國柱韓洪鼎方旭方伯元曾薦祚
曾晞咨之等皆見前卷餘則多據殉節錄參蜀碧所載
于此